中国年，有几个年头？

■ 心海拾贝 □ 三耳秀才

宁年去年来，来去之际，总有一个特别的点，这个点就叫年头。

论起来，在中国，年头可不止一个。

按很老很老的夏历，冬至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自然，冬至后一天便是年头。——这是一个年头吧！这个年头，一般人都不讲了，查看历史，这个不讲，也有好多好多年头了。不过，在“冬至大如年”中，还隐约透露着——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年，是从冬至到冬至的。

翻现在还通行的老皇历即农历，翻到除夕，我们得守岁。守完旧岁，便是大年初一。这又是一个年头了。这个年头，是最著名的一个年头，大家可欢心了，“咱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就这个 feel，倍儿爽，倍儿爽”。

算年头，还不止冬至后、大年初一这两个，还有一个，这个年头叫立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

原来，相传从黄帝时代开始，中国就用上了“干支纪法”。在“干支纪法”纪年中，有一种说法是，立春便是岁次的开始，是为岁首（注：也有专家学者不认同这个说法，认为岁首还是大年初一），这也是我们口头上讲的年头。

就这样，年去年来，算来算去，算出三个年头。还没有完，等到公历在中国实施以后（1912 年），中国年又多了一个年头，这个年头叫元旦——公历的 1 月 1 日。

年去年来年循环。不管是哪个年头，转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回到年头，且，再出发的；不管是哪个年头，我们可是要强烈意识开始——一个全新年份的开始——才好。因为，只有意识到新的时间起点，我们才会重拾梦想，从新开始、从头开始，如此，也许我们的双眼看得更远些，我们的脚步迈得更踏实些吧！

还记得我们在年头许下的心愿、立正的壮志吗？

心存善念精神美

■ 世态实录 □ 严年丰

有一次，我驾车进城，在路过一段斑马线时，眼睛的余光瞟见对面车道上有一位刚走上斑马线的老人跌倒了，因我的车正行驶中，迟疑着该不该停下车来，旋又瞟见走在这位老人前面且已将走到斑马线尽头的一位中年妇女，很快地转回身向跌倒的老人走过去了。我想，因为有颗善良的心，让她消除了顾虑而去扶这位跌倒老人去了。因后面已有车子跟上来，我只能驾车继续前行。

还有一次，我乘大巴去杭州。因到站已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急需打车，但连续几位出租车司机一听我报出来的下车地点（钱江一桥下），都编出各种理由拒载，我心急得很。这时，后面又上来一辆出租车，司机主动打开车门让我上车。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心头。我上车一声“谢谢”后告知了司机下车点，并问他为什么前面的几辆车子都不愿去？这位中年司机没怎么正面回答我，他就说，钞票赚多赚少，当然能赚多更好，但干我们这行，与人方便总还是要的，天这么晚了，打车的人肯定心很急，我能不让他打车吗？我是做不到的。照！有善心的人就是这样的暖人心……

再有一次，我去城区办事，回程的公交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和她怀抱中大概 1 岁多点的男孩。可能太困了，这位做妈妈的抱着她的儿子打了好一会儿盹，待她醒来，惊恐地问我某某站是否已经过了。我脑子里快速地检索了一下：这一路上应该没有这个站点，倒是这个所谓的站点所在的路口早在公交车之后，但公交车并不经过该路口啊。我回答了她。我还说，既如此，你就在附近站点下车，到路对面车站再寻该乘的公交车乘回去吧。可她说：“我没带钱呀。” 就三块车费钱也没有？难道是想骗我 3 元钱！因为前一阵子报上曾报道过浙大的一名男生，就是因为有一女人向他讨要几元钱买车票，但后来他发现该女人又在向别人讨要几元钱买车票，由此，他向路人揭发了这一骗子行为，却遭到该女人的同伙的殴打。3 元钱事小，但不能随骗子的愿，我这么想。因此我准备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

随着车子的继续前行，我的思想也在反反复复的纠结着：假如她真的没带钱呢，到了终点站未必能让她乘回去，她还带着个小小的孩子哪。就这样，车子又过了几个站后，我终于拿出了 3 枚硬币给她，说：“你到了终点站，无钱，公交车也不会让你乘回去的。”她说，我有支付宝啊。啊！原来如此，我想得有点多了。内疚在我的心里久久地翻滚着。我也真是，只知道用现金支付，脑子里缺少用支付宝等现代手段支付的概念，OuT 了。

罗曼.罗兰说，灵魂最美的音乐是善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墓也说过，没有善良，就不可能有精神的美。心中有善，其实也就是完美了自己。善大善小皆为之，愿人人都有一颗“百善而不足”的善良的心，她将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无比。

萝 卜

■ 乡土风物 □ 仇赤斌

萝卜是个好东西。俗话说的好：“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抓药方。”

我在山东工作时，常去潍坊出差。潍坊的青萝卜非常有名，街上常有人推一辆自行车叫卖，车上挂满了青绿色长条的萝卜，甚是诱人。看中哪一个，称重后就用特制的小刀帮你切割，象花朵一样的散开，吃起来很方便。其内瓤青绿，脆，香，汁多且甜。如果皮干净，也可食，味微辛，亦可口。这萝卜卖的确实也是水果的价格，常会买几个带回济南去讨好女友，出了潍坊还真的买不到这种萝卜。

也吃过北方其他的萝卜，如山东的水萝卜、天津的青萝卜、北京的“心里美”。“心里美” 的肉是粉红色的，不仅可食，还可以做菜肴的配色，切得像一朵花似的，我常会在品菜的同时，把这片萝卜“花”拿来欣赏一番，再放入口中。东北的红皮萝卜据说也不错，可惜没吃过，但估计不会超过潍坊萝卜的味道吧？北方的萝卜中，我觉得潍坊萝卜数第一：又甜又脆，多汁无渣。

生萝卜含淀粉酶，能助消化。按照中医的说法：萝卜生吃通上气（打嗝），熟吃通下气（放屁）。夫人生女儿时是破腹产，手术后不能马上进食。后来我去熬了一锅萝卜汤，吃后很快就放屁了，说明肠胃通了，医生说可以吃流食之类的了，才彻底放心。妻子喜欢吃萝卜，坐月子期间，萝卜炖排骨之类的也是常吃。

妻子是北方人，如果在菜场看到北方的青萝卜，常会买上很多。回家切成条，先用盐腌，再放着晾晒。晾到半干时，加辣椒、糖、鲜味酱油、麻油，凉拌后就着五谷杂粮粥，特棒。母亲做的凉拌萝卜就不一样了，用的是本地产的小白萝卜，切成片，用盐腌一晚上，上面压个重物。第二天把腌出的水倒掉，基本就没大有辛辣味了，加麻油、味极鲜酱油就行，爽脆、带点甜口，是吃泡饭和粥极好的下饭。我自己试过用糖和醋要腌，是女儿的最爱。

这白萝卜是父亲自己种的，不用化肥，只用煤焦泥和农家肥，也不打药，种出来的萝卜自然要比菜场买的好吃。除了腌着凉拌吃，还有很多种吃法。我自己会做酸辣萝卜丝，白萝卜青萝卜都行，红辣椒煸出香味后，萝卜丝再下锅，放点醋，酸辣口，很开胃。萝卜切片和猪大肠做萝卜大肠羹，是一道重口味的农家美食。切成丝做带鱼萝卜羹，放点醋，也是下饭的好菜。天冷时，萝卜块不管是和羊肉、牛肉还是狗肉一起炖，都是大受欢迎的。三者中觉得还是炖羊肉最美味。羊肉炖软后，再放入萝卜块慢慢炖，萝卜会吸收羊肉的膻味和油腻，再加点醋和葱姜，出锅前再撒些青蒜苗，一道饕餮美食就大功告成了，即使是在春节胃口难开的时候也是很受欢迎的。

窃以为，顺应天时的好食材，加上简单的烹饪方法，就是美食。

秋月望乡

■ 如烟往事 □ 谢伟健

我的老家在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江南道头谢家，祖父是晚清的末代秀才，没有其他本事，一直在家乡做他的教书匠。自从我的父辈们到上海做生意以来，祖父也就“父随子愿”来到了上海，由于我母亲的贤惠和孝顺，后来就一直喜欢住在我家。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金圆券贬值，物价暴涨。就一年多时间我父亲那个小小的金融交易所，终于敌不过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在第二年深秋就倒闭了。为了抵补交易所的亏损，母亲含着眼泪变卖了大部分金银首饰和财产，退掉了我们居住的住宅，除了父亲还留在上海寻找工作，哥哥寄住在大姑母家，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坐着江亚轮船就到了家乡。

虽说是到了家乡，但是没有回到祖居，而是住在镇海县城的中心区。这是一个靠近当地有名的大校场边上的一条小马路，叫龚家弄，我们就住在十八号。这十八号是我大伯母的李家故居。由于李家后人全部去上海创业了，只留一名看门的。

这是一幢前路后河的典型江南建筑，一出后侧门，右面有一个大粪坑，左面就是一个河埠头。

我家到镇海的时候，是 1948 年上半年，读书是没有办法了，这对于对这世界一切都好奇的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于是我跟随着周围邻家小孩，无法无天起来。这段时间真是我的美好时光。一开始，我跟着邻家小伙伴，到大校场东边的招宝山上去，山上有一个紫竹庵，周围有一大片紫竹和毛竹，尤其春天正是采挖笋子的大好时机，我们在山上大显身手，只半天，就采集一大把。

离家不远处就是一条大海堤，堤岸下有一大片宽约一二里的泥涂。我就跟着当地孩子，从堤岸边拾级而下，踏上泥涂。由于海水的缓缓退却，泥涂相当平整和顺，上面有许多新鲜的足印和一个个圆圆的小洞。当地小伙伴告诉我，这里面一定有沙蟹，果然，扒开洞口，一抓一个准。这种蟹，洗净后，无论怎么吃，味道特鲜。一般我们每次去都能收入满满一竹篓。

河埠头两边垒起的石头空隙间有大量的河虾弓着腰嬉戏；还能看到不少鱼儿在河中穿梭往返。邻家小伙伴告诉我钓鱼钓虾的伎俩。于是我找了大大小小好几枚缝衣针，用两把老虎钳，在煤油灯的烧烤下弯曲成鱼钩，趁热在冷水中淬火，就成为合格的鱼钩，然后穿上线，再在线上穿上七八节鹅毛软管，作为浮子，将线绑在一头柔软竹梢的小竹竿上。当时，我也不过只有七八岁，但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也已经是钓鱼钓虾的行家里手。

尽管算是县城，还是有浓厚的乡村气息。一年四季都有好玩的节目，春天逮蝴蝶、捉蜻蜓，夏天捕知了，初秋在瓦砾堆下捉蟋蟀……

快开学了，父亲授命于祖父，赶到镇海来安排我们兄妹的学习。经过父亲的运作和交涉，我们有三个兄妹被安排在声远小学读书。这个声远小学是上海从事糖业交易的实业家黄声远先生在家乡开办的一所相当规范的完全小学。学校就建在大校场西首，龚家弄的弄口。

黄声远先生和我父亲有些交往，而且这所学校秉承着平民路线，学生入学不收取学费，这正好与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相吻合。我被安排在五年级读书，大妹妹比我小两岁，被安排在低年级读书。

我家有兄弟姐妹七人，除哥哥在上海就读外，我下面还有妹妹四人和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弟弟，身体羸弱的母亲要带孩子、要操持家务，还要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让家庭这架机器不懈地运转起来。是那么艰辛，那么无奈。

黄声远先生是一位颇有创新思想的实业家，1948 年，他眼见自己学校里毕业的小学生，要进入中学有困难，因此在 1948 年年初就在大校场北首声远小学斜对面，捐资新建了一所辛成中学（后并入镇海中学），于当年秋天落成开学。

黄先生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此，在学校里，除了基础课程外，美术、体育、劳作和音乐课程一样不少，清晨的体操，是必不可少的。还在课余组织了不少社团组织，合唱队、乐器队和各种体育队，搞得生气勃勃。

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参加了校合唱队，负责这个合唱队的老师，第一天就告诉我们，他叫刘大风，要我们都叫他大风先生。第一天他就叫我们学唱了一首歌。几十年来，许多歌的曲调和歌词都忘记了，唯独这首歌，我至今难忘：“要吃饭，吃不起；要穿衣，穿不起；要坐车子坐呀坐不起呀，要住房子住呀不起。生小孩养不起，死了人棺材买不起。乡下难过活城里也过不去。活不起呀活呀不起……”

后来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刘巽海（大风）等来镇海城区开展地下工作，至 1948 年 7 月，以声远小学为基点，成立了中共镇海城区地下支部。这个声远小学也就成为党开展活动的基地。因此学校教育带有强烈的进步色彩，自不待言。

为了庆祝辛成中学的新建，开学不久，黄先生就策划了一次在这个小县城破天荒的活动，他花了一大笔钱，置办了一批营帐，要求全体中学生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进行一次野营活动。讲是野营也不完全尽然，因为营地就在这中小学前面的大校场。野营的活动很精彩，有列队操练、野炊野餐、爬山、站岗放哨，还有一个有趣的项目：偷营。

野营的第一天，我们几个小学生，学着大哥哥的样子，支起了营帐，支起了锅灶，开始了这次野营活动。具体做了什么，岁月悠长，已经没有了记忆，但是第一晚的情景，至今还是终生难忘。当天晚上，为了预防“友邻部队”的偷营，我们四个人一组进行值班。我被安排在下半夜子时一班，我们都全副武装兴奋地站立四周站岗。结果，那天也没有偷营的奇迹发生。

此后不久，我又开始了平淡的学习生活。其实从一九四九年起，整个中国战云密布，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入驻南京总统府，大城市的动荡，也感染了小县城。我家周围一些大房子，也纷纷被“国民军”征用，好在我家住了那么多人，才没有被“国军“青睐”，但是，在我家隔河的对岸那些被称为“某某房”“某某第”的大户大宅，都被“国军”征用为营房。

我们学校是中共镇海城区党支部所在地，因此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会经常被组织参加一些活动，来配合解放军的南下。

我记得有一次，大风先生组织我们高年级同学去贴传单标语。由几个同学在前面打探，第二拨同学在后面涂刷浆糊，最后一拨同学就贴传单标语。由于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只能加入先头部队。回家后，将我那朦胧的喜悦告诉母亲，母亲大惊失色，但没有丝毫的责怪。第二次，大风先生又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手里拿着一大叠信封，告诉我们，这是一批劝告“国军”投诚起义的信件，要求送到“国军”各营房去。我们经过讨论，决定分头去那些“房”和“第”，以寻找同学为名，将这些信件送进营房。由于我们都是小孩子，根本没有引起“国军”的注意，但是我不敢告诉母亲，不愿让母亲再为我耽心。

五月下旬一天早上，推开宅门，在静静的龚家弄上睡满了穿灰色制服、怀抱着三八大盖的士兵。我隐隐地知道，世道从此变了。在余下的学习日子里，由于党组织的公开，我们声远小学成为城区活动的中心。我们这些学生也忙得不亦乐乎，跳跳秧歌、打打腰鼓，我们合唱队教的第一首歌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们学生开始了到处宣传演出。一个月后才进入正轨的学习状态。学校经过大考，就开始放暑假。

暑假还没有结束，“国军”的飞机开始了轰炸，那些飞机就飞到我们的屋顶上，能清晰地看到机舱里的驾驶员的脸庞。我们终于见识了什么叫战争。我们不得不将许多被子厚厚地叠放在大厅里的八仙桌上，只等空袭警报一叫，全家人就躲到桌子底下。

我们在这里住了近半年，踏上了回沪之路。

田园

周小林 摄

福伯的寿筵

■ 百姓凡事 □ 张小红

八十大寿临近，福伯却是心事重重。

他老伴已过世，女儿远嫁外地，过年时节会来一次，帮他掸尘洗被大扫除。平时，买菜做饭洗衣，他自己都能应付，社区里的人又隔三差五地来看望，有个头痛脑热的会陪着他去看医生。日常生活倒也无虞。

可是，生日到了，他真想办几桌酒席，热闹热闹。唉，却是自己年纪大了，无力操办。女儿前几天来电话，说女婿得了肺炎马上要住院治疗，不能来了。虽说老年协会会送来大蛋糕和礼品来祝寿，但总不能还要人家来办酒席。

正自愁思间，屋里来了一男一女两客人：阿伯阿伯，还认得我们吗？

他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林家老哥的大儿子和小女儿吗！怕有二十年没见到了，还真有点面生了。

阿伯，我阿爹阿姆还健在，他们总在念叨您。也记得您八十大寿马上要到了。重阳节过后的五天是您生日，对吧。可惜阿爹腿脚已不大灵便，不能来，就叫我们小辈来给您拜寿……

几句话，说得福伯眼泪冒出来，也使他想到了从前……

他和林老哥同村，从小一起长大。各自成家后，两户人家的小平屋一前一后墙贴墙。林老哥做生产队记工员，他进了镇上供销社做会计。他只一个女儿家境宽裕。林老哥家四个儿女要养大，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和老伴就少不了常去照应他们家。他家的担水劈柴力气活，林家的两个儿子也会抢着来帮着做。两家人和和乐乐亲亲热热。

那一年春上，家里来了几个上海远亲，看见林家那一树茂密的高出墙头的香椿芽，问他可不可以去采来尝新？他想到和林家的交情，就点头应允。

林老哥夫妇帮人干活去了。待他从灶跟间出来见到，为时已晚：几个上海年轻人，用长竹竿绑了镰刀，立在墙头上，把椿芽掰了精光，还折断了不少大丫枝。

林家大女儿回来了，又哭又嚷骂山门：哪个黑良心的，把我家的椿芽折精光，还把丫枝都折断，今年春里不会再抽芽了……

他赶紧上前赔不是。素来刀子嘴的林家大女儿，不领情反瞪了他一眼：哼！活到这把年纪，咋会勿晓得，摘芽不能摘精光，摘芽不能折枝丫。眼下，椿芽二十几元一斤，椿芽卖了要给阿姆去抓药。算一算，怎么赔我们？

他插不进嘴，呆立着。林家大女儿沾草带水的还在骂。他火气也上来了，说了句：要赔？好！这笔账，是得好好算一算……说完，他就气呼呼地回家了。想起平素待林家的好，林家大女儿却这么不顾情面。越想越气，索性把上海人放着的二百元赔款也不拿过去，林家两口来解释赔礼也不愿理了，两家从此断绝了往来。

没几年，林家家境好起来了，在别处造了新楼房，搬过去了。他也搬到街上来住了。后来也常后悔，自己理应体谅林家的难处，不该和孩子一般见识……

想到这里，他老泪纵横地拉着林家儿女的手，连连说：当年是阿伯不好，阿伯的错！

林家儿子说：阿伯，过去事不要提了。阿伯阿姆待我们的恩，我们一直在念叨。

林家女儿也说：当初，只怪我阿姐说得太难听，惹阿伯生气。唉！总是当初家里太穷，把一树香椿芽看得那么重，伤了两家和气。现在生活越过越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最要紧。阿伯，这是阿爹带来给您的贺寿礼金，这些是我们四个小辈送您的生日礼物，您别嫌弃，请收下。不知阿姐几日来给您开摆寿宴，要不要我们几个小辈来帮忙？

福伯一听，喜笑颜开，就和林家儿女说好，要他们来帮助操办几桌生日酒席。

生日到了，福伯如愿以偿。而且，这以后，他的身边又多了几个儿女般对他关心照应的晚辈。

父亲（外一首）

■ 诗海浪花 □ 覃正波

父亲在季节的深处
御驾亲征
指挥着二十四节气

犁铧和锄头
将季节拉出一道道裂痕

在碧草青青的农事里
扶掖季节的走向
在民歌中
倾听杜鹃声声布谷声声
还有那声声蛙鸣阵阵蝉音

祖先守望千百年的乡土上
父亲抖落的汗水
把庄稼滋润得膘肥体壮
跌落的每一颗汗珠
摇曳着欢快的笑声

站在季节的高度
镰刀开始朗读
沉甸甸的果实
把秋天画成一幅美妙的风景

父亲肩上的扁担
成了一张弯弓

炊 烟

牛在前父亲在后
踩看雨后的泥巴
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
沿着祖先脚步
古老的土地上
翩翩起舞的庄稼
感恩阳光雨露
伸展健硕的身体
田野上黄澄澄一片
在锄光犁影中
庄稼深入季节的根部
萌芽一夜的农事
被父亲汗水浸湿的农历
在斜风细雨中舒展筋骨
从阳光出发
沿着节气
农历被父亲的脚印深深覆盖着
在秋冬做着春天的梦

本版投稿信箱
dzp@cnnb.com.cn